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天緣奇遇

祁羽狄，字子，吳中杰士也。美姿容，性聰敏，八歲能屬文，十歲識詩律，弱冠時每以李白自期，落落不與俗輩伍，獨有志於翰林。每歎曰：「烏台青瑣，豈若金馬玉堂耶！」下筆有千言，不待思索。詩歌詞賦，奇妙絕倒。且善鍾王書法，又粗知丹青。時人目為才子，多欲以女妻之，皆不應。其姑適廉尚，督府參軍也。姑早亡，繼岑氏，生三女，皆殊色。長曰玉勝，次曰麗貞，三曰毓秀，隨父任所，皆未適人。尚以衰老，乞骸骨歸。時生以父愛，家居寂寥，鬱鬱不快。或散步尋詩，寄身林壑，或操舟訪隱，傍水徘徊。一日，與蒼頭溜兒入市，見一婦人，年二十餘，修容雅淡，清芬逼人，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覷生。生動心，密訪之，乃吳氏，名妙娘，頗有外遇。生命溜兒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鄰媪饋之，妙娘有難色。媪生之謝，固強之。妙娘曰：「妾觀此郎果妙人也。但吾夫甚嚴，今幸少出，但一宿則可，久寓此，不宜也。」生聞之，即潛入，相持甚歡，極盡款曲。即枕上吟曰：

深深簾下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。

春色滿衾香力倦，瘦容應怯五更風。

妙娘曰：「妾亦粗知文墨，敢以吳歌和之。」

別郎何日再相逢，有時常寄便時風。

一夜恩情深似海，只恐巫山路不通。

歌罷，天色將曙，聞外叩門聲急。妙娘曰：「吾夫回矣。」與生急擁衣而起，開後門，求庇於鄰人陸用。用素與妙娘厚，遂匿之。

用之妻，周氏也，小字山茶，見生丰采，欲私之，生應命焉。茶曰：「吾主母徐氏新寡，體態雅媚，殊似玉人，坐臥一小樓。焚香禮佛，守法甚嚴，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，知其心未灰也。妾以計使君亂之，可以盡得其私蓄。」生謝曰：「亂人之守，不仁；冀人之財，不義；本以脫難而又欲蹈險，不智。卿之雅情，心領而已。」言未畢，一少女馳至，年十三四，粉黛輕盈，連聲呼茶。見生在，即避入。生問：「此女何人？」茶曰：「主母之文女娥也。」生曰：「納聘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

文娥入，以生達其母。母即自來呼之，且自窗年窺生。見生與茶狎戲，風致飄然，密呼茶，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？」茶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吳妙娘心上人也。今礙有夫在，少候於此。」徐氏停眸不言久之。茶復曰：「此人旖旎灑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。」徐氏佯怒曰：「汝與此人素無一面，便與褻狎，外人知之，豈不遺累於我！」山茶亦佯作慍狀，對曰：「妾但不敢言耳。言之，恐主母見罪。」徐氏詰其故。山茶曰：「此人近喪偶，雲主母約彼前來偕老。」徐母驚曰：「此言何來？」茶曰：「彼言之，妾信之。不然則主公所遺玉扇墜，何由至彼手乎？」徐氏即探衣箝中，果失不見，徘徊無聊又久之。山茶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復：謹持玉扇墜一事，約君少敘，如不棄，當酬以百金。」生揣：「事由於彼，非我之罪也。」乃許之。蓋徐氏三日理衣匣，偶遺扇墜於外，為山茶所獲，至是，即以此兩下激成，欲俟其處久而執之，以為挾許之計耳。

近晚，生登樓，與徐氏通焉。纏綿後，徐氏問曰：「扇墜從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所賜，何佯問也？」徐氏曰：「妾未嘗贈君，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，妾以為然，故與君一敘。今乃知山茶計也。」徐氏悔不及，明早果以百金贈生行。生留一詞以別之，名《惜分飛》：

乘醉蜂迷鶯不語，只是妙娘為主。玉墜憑誰取？又成紅葉偕鴛侶。兩地風流知幾許，自喜連遭奇遇。愁對傷處，何時得共枕，重相敘。

徐氏恨山茶賣己，每以事讓之。茶不能堪。遂發其私。徐氏無子而富，族中急嗣，因山茶實其奸，鳴之於官。受官嗣者賄，竟枉法成案。徐氏以淫逐出，文娥以奸生女官賣。徐氏恥而自縊。生聞之，不勝傷痛，作輓歌以弔之曰：

胡天不德兮，殲我淑人。情輕一死兮，我重千金。花殘月缺兮，玉碎珠沉。俾生長夜兮，夢斷芳春。遭此仇兮，何所伸？欲排雲前代訴兮，奈力寡而未能。心耿耿兮思素思，神恍惚兮懷素情。淚漣漣兮滴翠巾，愁鬱鬱兮欲斷魂。千回萬轉兮，痛我芳靈。靈其有知兮，鑒我微忱！

生且泣且歌，不勝哽咽，乃散步林外，少放悶懷。不意新月印溪，晴煙散野，泉聲應谷，樹影墜地，生乃還步，踽踽獨行，悽慘愈切。忽聞後有環聲，生回顧，見一女子冉冉而來。後隨有女童，一掌扇，一執巾。生以為良家子也，意欲趨避。乃遙呼曰：「祁生何為避耶？」生疑為姻戚，進步迎揖。然芳容奇冶，光彩襲人。生驚訝，未遑啟問，女即曰：「妾玉香仙子也。朝游蓬島，暮歸廣寒，拂扇則風行千里，揮巾則雲幔九霄，非俗女也。因與君有塵緣，到此一相會也。」生聞其言，疑為鬼魅，不敢近，但唯唯求退而已。女笑曰：「妾乃不如徐氏耶？君子日後奇遇甚多，徐氏不足惜也。」即攜生手，同還生家。生聞其香氣清淑，愛其纖指溫潤，亦不甚怪。然而夜深人靜，重門自開，燈滅簾垂，明輝滿室，生雖疑，不能卻矣。與之共枕，頗覺綢繆。至五更，二女童報曰：「紫微登垣，王申候駕。」女即整衣而起，與生別曰：「後六十年，君之姻緣完聚，富貴雙全，妾復來，與君同歸仙府矣。贈玉簪一根，叩之，則有厄即解；小詩一首，讀之，則終身可知。」言畢，凌空而去。生望之，但見雲霓五彩，鸞鶴翱翔，生始信其為仙也。即視其詩，乃五言一律：

君是百花魁，相逢玉鏡台。

芳春隨處合，夤夜幾番災。

龍府生佳配，天朝賜妙才。

功名還壽考，九九妾重來。

生與玉香方合，精采倍常，穎悟頓速，衣服枕席，異香鬱然。人皆疑其變格，而不知其所自也。

時廉參軍致政歸，泊船河下，聞文娥官賣，即以金償官，買與次女麗貞為婢。是日，生至講堂，適聞廉歸，驚曰：「此吾至親，別十年矣。」即趨謁。廉聞生至，急請入，各以久疏慰問。廉尚曰：「尊翁捐館，幸有子在。況子，英發士也，但願早遂青雲，以慰尊翁之志。」生謙謝久之。廉呼岑氏出，且曰：「祁三哥在此，非外人也。」岑氏謂三女曰：「三哥有兄弟情，可隨我見之。」惟麗貞辭以「曉起彩萊莉花冒風，不快」。岑氏與玉勝、毓秀出見。生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。岑見生閒雅，念：「得婿若此人，吾女何恨？」而勝與秀亦熟視生。生目玉勝妝豔，毓秀豐美，亦覺戚戚焉。廉問：「麗貞何在？」岑曰：「不快。」廉曰：「一別十年，今各長成，寧不一識面耶？」命侍女素蘭催之，不至。再命東兒讓之，麗貞不得已，斂發而出。見雲鬢半蓬，玉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。生立俟之，自遠而近，停眸一覷，魂魄蕩然。相揖後，以序坐。岑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麗貞，惟唯而已。頃間，茶至。捧茶者，文娥也。生見文娥，文娥目生，兩相疑喜。茶後，繼之以飯，岑與三女皆在座。岑曰：「三哥不棄，肯時來一顧乎？」廉曰：「吾欲以家事托子，子寧即去耶？」三婦皆贊之。而麗貞又曰：「三哥倘以家遠不便，凡有所需，一切取之於妹。」生以麗貞之言，深為有情，即以久住許之。

是夕，寄宿東樓。生開窗對月，惆悵無聊，乃浩歌一絕以自遣云：

天上無心月色明，人間有意美人聲。

所需一切皆相取，欲取些兒枕上情。

生所歌，蓋思麗貞「一切取於妹」之言也。歌罷，見壁間有琴，取而撫之。作司馬相如《鳳求凰》之曲。不意風順簾間，樓高夜迥，而琴聲已淒然入麗貞耳矣。麗貞心動，時姊妹皆睡熟，乃密呼小脚，私饋生苦茶。生無聊間，見小脚至，知麗貞之情，狂喜

不勝，不能自制，竟挽小卿之裙，戲曰：「客中人浼汝解懷，即當厚謝。」小卿力拒，不能脫，欲出聲，又恐累麗貞；久之，小卿知不可解，乃問曰：「小姐輩待妾多矣，倘見愛，惟君所欲。」生亦知小卿執意，乃問之曰：「必得桂紅，方可贖汝。」桂紅，乃玉勝婢。小卿曰：「桂紅為勝姐責遣，獨宿於迎翠軒，咫尺可得。」

生與小卿，挽頸而行，果一女睡軒下。生以為桂紅矣。舍小卿而就之，乃驚醒。非桂紅，乃素蘭也。蘭在諸婢中最年長，玉勝命掌繡工。一婢拙於繡，遷怒於蘭，因而逐之，不容內寢，怨恨之態，形於夢寐間也。見生至，怪而問曰：「君何以至此也？」生不答，但狎之。蘭始亦推阻，既而歎曰：「勝姐已棄妾，妾尚何守！」遂納生。生亦風流有情，而蘭亦年長知味，鴛衾顛倒，不啻膠漆。生密問曰：「麗貞如何？」蘭曰：「天上人也。」曰：「可動乎？」曰：「讀書守禮，不可動也。且君兄妹，何起此心？」生愧而抱曰：「對知心人不覺吐露心腹。」既而問：「桂紅與誰同寢？」蘭曰：「桂紅，勝姐之愛婢也。此人聰慧，與文娥同學筆硯，今君以情鉤之，亦可狎者。」生喜，至天明就外，作一詞以紀其勝：

素蘭花，桂紅樹，迎翠軒中，錯被春留住。乖巧小卿機不露，借風邀雨，脫殼金蟬去。一杯茶，咫尺路，卻似羊腸，又把車輪誤。且向桂花紅處吐，攀取高枝，再轉登雲步。右調名《蘇幕遮》

生早與素蘭別時，天尚未明，遺汗巾一條，包玉扇墜並弔徐氏詞於一角。小卿來喚素蘭，見而拾之，私示文娥曰：「此祁生物也。」文娥觀詞，不覺淚下。麗貞理妝，呼文娥代點鬢翠。文娥至，則秋波紅暈，淒苦蹙容。貞怪而問之。娥不能隱，以實告曰：「吾母死，皆為祁生見妾曾甚意，妾為言此人無情，今見其弔母詞，始知鍾情於吾母，是以傷感不覺淚流。」麗貞索詞觀之，歎曰：「真才子也。」取筆批其稿尾曰：

措詞不繁，著意更切。愁牽雲夢，宛然一段相思；筆弄風情，說盡百年長恨。誠錦心繡口，可愛可欽；必金馬玉堂，斯人斯職。然而月宮甚近，何無志於■娥？乃與地府通忱，實有愧於才子。

其所批者，傲生銳志功名，弗勞他慮；即令文娥持送還生。時廉有族中畢姻，夫婦皆往。生見文娥獨來，攜而歎曰：「兒何以至此耶？」娥惟嗟歎，道其所以，乃出扇墜、弔詞還生。生曰：「汝從何得之？」娥曰：「小卿自迎翠軒得之。今麗貞姐使妾奉還。」生且愧且謝。既而，見所批，又驚又喜，歎曰：「世間有此女子，羞殺孫夫人、李易安、朱淑貞輩矣。」讀至末句，歎曰：「吾妹真■娥也。僕豈無志耶！」因以末聯為有意於己，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，托文娥復之。

聊贈合香囊，慙謝贊揚。弔詞知恨短，批稿辱情長。愧我多春興，憐卿惜晚妝。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。

麗貞見詩大怒，撻文娥；待父母歸，欲以此囊白之。毓秀知之，恐玷閨教，使二親受氣，急令潘英報生。時英年十七，亦老成矣，慮生激出他變，緩詞報曰：「秀姐知君有詩囊送人，甚是不足，乞人，親謝之。」生笑曰：「秀妹年幼，亦知此味耶？」牽衣而入。秀已待於中門，以故告生。生驚曰：「何異所批！」秀曰：「彼傲君耳，非有私也。」生茫然自失。秀曰：「玉勝姐每愛兄，與妾道及，必致嗟歎；今在西鶴樓，可同往問計。」生含愧而進。玉勝見生，遠迎，曰：「三哥為何至此？」秀顧生，笑曰：「欲坐登雲客，先為人幕賓矣。」勝問其故。秀曰：「兄有『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』之句，遺於麗貞姐。貞姐怒，欲白於二親。今奈之何？」玉勝笑曰：「妾謂兄君子人，乃落魄子耶？請暫憩此，妾當為兄解圍。」即與秀往貞所。

貞方抱怒伏枕，勝徐問曰：「何清睡耶？」貞乃泣曰：「妹子年十七，未嘗一出閨門。今受人淫詞，不死何為！」勝與秀皆曰：「詞今安在？」貞不知勝為生作說客，即袖中以詩囊卷出。勝接手，即亂扯。貞怒，起奪之，已碎矣。貞益怒。勝曰：「三哥，才子也。妹欲敗其德，寧不自顧耶？」因舉手為麗貞簪花，低語曰：「三哥害羞，適欲自經。送人性命，非細事也。」貞始氣平。勝乃回顧素蘭，曰：「可急報三哥，貞妹已受勸矣。」

蘭往，見生徘徊獨立，而桂紅坐繡枕旁，亦不之顧，乃以勸貞事報生。生喜而謝之。蘭挽生，曰：「妾原謂此人不可動，君何不聽？」又背指紅，曰：「可動者，此也。為君洗慚可乎？」生又謝之。蘭附紅耳曰：「祁生反有意於子，今其慚忿時，少與款曲，何如？」桂紅張目一視而走。蘭追執之，罵曰：「我教汝繡，汝不能，則累我。我一言，即逆我。汝前日將勝姐金釧失去，彼尚不知，汝逆我，我即告出，汝能安乎？若能依我，與祁生一會，即償前釧，不亦美乎？」桂紅低首無言，以指拂鬢而已。蘭撫生背，曰：「君早為之，妾下樓為君伺察耳目。」生抱紅於重茵上，逡巡畏縮，生勉強為之，不覺鬢翠斜欹。

蘭下樓，因中門上雙燕爭巢墮地，進步觀之，不意勝、秀已至前矣。蘭不得已，侍立在旁，尊勝、秀前行。生聞梯上行聲，以為蘭也，尚攬紅睡；回顧視之，乃勝與秀。生大慚。勝大怒，即生前將紅重責，因抑生曰：「兄才露醜，今又若此，豈人心耶！」生措身無地，冒羞而出；無奈，乃為歸計。

明日，見廉夫婦，告曰：「久別舍下，即欲暫歸。」廉夫婦固留之。生固辭。乃約曰：「子必欲歸，不也強矣。待老夫賤旦，再勞枉顧，幸甚！」生謹領而別。途中無聊，自述一首：

洛陽相府春如錦，亂東名花夜為枕。  
弄琴招得小卿來，迎翠先同素蘭寢。  
文娥痛而哭弔詞，麗貞題筆一贊之。  
牽惹新魂發新句，轉眼生嗔欲白之。  
絕處逢生得毓秀，恐玷閨門急相救。  
潘英邀我中門待，西鶴樓前慚掩袖。  
玉勝頻呼入幕賓，相迎一笑問郎因。  
郎須少倚南樓坐，此去因先慰麗貞。  
麗貞見妹歡情復，桂紅巧繡嬌如玉。  
素蘭觀燕往中門，勝秀登樓皆受辱。  
一場藉藉復一場，兩處相思兩斷腸。  
春光漏盡歸途寂，何日同棲雙鳳凰？  
麗貞小字阿鳳，故末句及之。

生去後，三女皆在百花亭看杜鵑，東兒報曰：「祁君去矣。」勝與秀相對微笑，麗貞獨有憂色，停眸視花，吁歎良久，無非念生意也。玉勝不知，問曰：「妹子尚恨祁生耶？祁生果薄倖，昨觸妹，又辱桂紅。被污之女，不可近身，已托鄰母作媒出賣矣。」貞曰：「彼辱妹，姊尚容之；彼辱婢，姊乃不容耶？」玉勝語塞。蓋勝久欲私生，惟恐二妹忌之，又恨桂紅先接之也。

貞是夕憑欄對月，幽恨萬種，乃制一詞，名曰《阮郎歸》自訴念生之情，每歌一句，則長吁一聲。文娥等侍側，皆為之唏噓。聞郎去後淚先垂，愁雲欺瘦眉。情深須用待佳期，郎心不耐遲。香闥靜，寄新詩，眼前人易知。寸心相愛反相離，此情郎慢思。

生歸，不數日，為仇家蕭鶴者所誣，發生父未結之事。鶴以官豪，捕生甚急。生夜渡，欲往訴當道，為守渡者所覺，執送蕭氏。蕭層堂疊室，將生禁後房，待事中人至，即送官理。生夜靜愁鬱，無以自慰，忽憶仙子「玉簪解厄」之言，乃禱拜，吟一詞：撒人長恨幾時休？兩眼不勝羞。男兒壯年多困憂，何日一抬頭？轍中鮒，籠中鳩，望誰周？橫鋪鐵網，高展金丸，畢何仇？《訴衷情》

蕭之婦，餘氏也。乃世家女，名金園。其夫名震，往京聽選。金園獨居，聞戶後歌聲悲切，明早，使侍女琴娘訪之，始知生故，歎曰：「與父有仇，子復何罪？」私遣琴娘以甘露餅十枚饋生。生謝曰：「此活命恩也，他日當銜環以報。」自後，琴娘時以飲食餉生，生媚意斂謝。琴娘悅之，因與之私，復乘間語金園曰：「此生溫如良玉，十倍吾主，今禁此，情甚可哀。」琴娘意欲釋

之。金園曰：「昨亦夢神女命救此人，且云他日與汝皆當為彼侍妾，縱無此理，甚可疑也。」遂往窺之，果見生手姿穎異，氣宇溫容。抵夜，以別鑰啟鎖，匿入閨，共枕恣欲。五更時，贈以白金十兩，金釧一雙，汗巾一條，與琴娘暗開重門，泣而送之，且以夢語生。生曰：「豈敢望此！僕有玉扇墜，今以贈卿，日後果有幸會，當以此為記。」遂拜謝而去。

翌日，蕭覓生，生已行矣。竟走京師，伏闕奏辯，為父雪仇。時趙子昂為翰林學士承旨，力贊生孝，得發御史觀音保等勘問。蕭懼，出萬金營求左丞相鐵木迭兒為之解紛息事，然亦不敢害生矣。

生由是避禍入山，發憤攻書。山下有名龔壽者，年六十，善相法，見生狀，知其不凡也，每以柴米給生，相遇甚厚。生感以恩，乃書一聯於壁云：

遠移萍梗宜無地，近就芝蘭別有天。

又書一聯以自傲云：

身居逆境時勤讀，心到仇家夜夢親。

生去後，麗貞雖念生，不過形於詠歎而已。而玉勝則慕生之甚，言動如狂。每強扶倦態，對鏡畫眉，不覺長吁一聲，兩手如墜。日就枕席，飲食若忘，夢中忽忽如對人語，及醒，則揮淚滿床而已。聞貞有《阮郎歸》調，令素蘭索之，貞不與。勝知其必為生作也，亦自作一調，名《桃源憶故人》，亦道望生之意：

思思念念風流種，心為愁深如夢。繡衾象床如共，羞把寒衾擁。桂紅樓上春心動，悔已多情殘送。卻笑自家愁重，番作巫山夢。

廉至旦日，遣人邀生，知生受誣奏辯，嗟歎久之。及生入山讀書，廉遣人送白金五兩，白米六包，與生少資日用。玉勝自付曰：「祁生發憤，招之則不來，然其意惟在麗貞，詐招以貞書，或得一面。」乃具書，私付去人，有戒之曰：「此麗貞書，密與之。」

小妹麗貞祗端肅拜：疇昔之心，豈敢自昧；擲詩之忿，實懼人知。月色空梁，不見知心到眼；風聲泣樹，徒知弱態傷神。近知往復大仇，識英才之可羨；今又入山憤志，知力學之有成。但情在寸心，終難自慰，人遙千里，豈易相通！滿肋雲山，何處是鳳凰樓止；一天星斗，幾時成牛女歡期？頃刻相思，須更長歡。倘兄肯顧片時，小妹終身佩德，匆匆草字欠恭，伏乞情恕。不備。妹貞再拜啟

生得書，驚喜雀躍。然發憤之始，義不可行；欲復書，又恐廉知，但私寄曰：「為我多附謝小姐，書已領教矣。」生是日舊態復萌，幾不自制，大書絕句於壁：

海樣相思思更深，一封珍寶抵千金。

書中總有顏如玉，未必如渠滿我心。

一日，龔老訪生，見壁上絕句，問曰：「君有所思乎？讀書之心，如明鏡止水，倘有所思，則芥蒂多矣，安能有成？」祁生不覺汗顏。龔復慰曰：「少年人多有此弊，況君未娶，宜不免此。老夫相君目秀眉清，天庭高聳，必享大貴。倘不棄，老夫有一小女，名道芳，頗端重寡言，亦宜大福，他日願為箕帚，何如？」生愧謝不已。

是歲，生起小考，補郡庠弟子員。

後數日，生整衣冠，往拜廉。廉一家慰賀。三女出見，皆曰：「恭喜！」即宴生於怡慶堂，竹歌交作，酬酢疊行。至晚，銀燭滿堂，侍女環立，廉夫婦已醺，而生猶未醉。岑命三女以次奉生酒。玉勝舉杯近生，語云：「妾有言，幸君弗醉。」蓋欲私生也。生不知，應曰：「已酩酊矣。」麗貞舉杯戲生曰：「新秀才請酒。」生亦笑曰：「何不道新郎飲酒？」貞愧而退，怒形於色。毓秀見貞不悅，及舉懷奉生，乃曰：「兄何以言，使貞姐含怒？」蓋生以前所寄書有情，故量其易而忽之，不知其為玉勝計也。夜深散罷，生被酒，寢外館。勝自往呼之，生不醒。勝恐館童來覓，長吁而返，悶倚銀，形影相弔，口占一詞，且泣且訴：

何事無情貪睡，席上分明留意。指日望郎來，要說許多心事。沉醉，沉醉，不管斷腸流淚。調名《如夢令》

生明早入謝酒，廉夫婦未起，獨麗貞立簷前喂鸚鵡，亦未理妝。生前，戲曰：「蒙見召，今至矣。」麗貞默然。生曰：「何其不踐書中之言乎？」貞曰：「妾未曾有書，兄何詐也？」生出書示之，乃玉勝之筆。貞大怒。生見貞不梳不洗，雅淡輕盈，清標天趣，如玉一枝，因笑解其怒，而突前抱曰：「縱非子書，天緣在矣。」時生精魂搖蕩，心膽益狂，蓋欲一近貞香，而死亦自快也。貞力掙不能脫，乃定氣告曰：「妾非無心者，但兄妹不宜有此。況兄未有妻，妾未受聘，何不一通媒妁，偕老百年，非良便乎？」適鸚鵡見生將貞抱扭，作人聲詈曰：「姐姐打，姐姐打！」其聲甚急，生恐人至，脫貞而出。

然生之人也，玉勝乘人未起，早就生寢，欲了此念。見生不在，即為詩一首以示之：

深院春風急，吹花入翰林。

無緣空去也，留此寄知音。

玉勝留詩而出，過中門，聞行步聲，遙視之，即生也。以手招生，生急至。勝曰：「無情郎從何來？」生以麗貞寄書事告勝。勝曰：「實妾為之，非貞也。」即邀生同人含春庭後，就大理石床解衣交頸，水滲桃花，並枕顛鸞，風搖玉樹，香滴滴露滋金蓋，思昏昏骨透靈酥。

時紅日漸高，毓秀已起，恐生苦宿酒，令東兒饋生以茶。東兒至生館，但見一詩在幾，寂無人跡。東兒取詩還報曰：「祁生不知何往，但見幾上此紙耳。」秀觀之，歎曰：「勝姐作不規矣。」

時生與勝交歡，各喜不為人知。勝理妝後作一詞以紀其樂云。名曰《蝶戀花》

風動花心春早起。亭後空床，一枕鴛鴦睡。歸到蘭房妝倦洗，幾回又掬相思水。但願風流長到底。莫使人知，都在心兒裡。郎至香閨非遠地，幸郎早辦通宵計。

勝以詞使素蘭寄生，且囑生將幾上詩毀之。生見詞甚喜，然幾上詩未之有也。生語蘭曰：「向曾許桂紅，代償金釧一雙。」並和前詞，以復勝：

蝶醉花心飛不起。轉過春亭，又把花枝睡。昔因彩桂羞難洗，歸家掬盡相思水。今日好花開到底。苦盡甘來，盡在心兒裡。又願春光同兩地，勝如雲路平生計。

蘭笑曰：「『春光兩地』，君得隴又望蜀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子不能知此趣也。」蘭復勝，勝以為幾上詩生匿之矣。

不意毓秀以詩示麗貞，貞亦以勝假書之故告秀。二人謀，欲露之。麗貞又念敗生之德，不復在坐，欲行欲止，持於兩疑。秀曰：「今母晝寢，以書置母枕旁，母起見之，但知姊之私蕩耳，不復知我計也。況紙上又無稱號，亦豈累祁生耶？」麗貞曰：

「善。」秀往置之，立候母醒。文娥竊知秀事。私達於生。生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入告於勝。勝曰：「秀立床前，何以竊之？」生曰：「秀之所為，貞使之也。文娥，則貞好也，托文娥以貞命呼秀，秀必出矣。今先使素蘭隱於門後，俟秀出，蘭即入取之。」勝曰：「計雖妙，奈文娥不肯何！」生曰：「娥之母，我故人也。彼念其母，必肯念我。」呼文娥語之，果如命詣秀，曰：「貞姐有言，急請一面。」秀出見貞，貞亦晝寢；秀急候母，詩已去矣。秀以文娥誘之，使貞責之。文娥懼，乘夜而逃，不知所之。玉勝得詩而恨二妹之共計也，作《風雨恨》一篇，以記其怒。

風何狂，雨何驟，妒花不管花枝瘦。花瘦亦何妨，深嗟風雨忙。風不歇，雨不歇，同枝花，自搖折。幸得東皇巧護遮，風風雨雨曲欄斜。花枝不放春光漏，依舊清香到碧紗。

一日，麗貞在碧雲軒獨坐憑欄，放聲長歎。生自外執荷花一枝過軒，見貞長歎，緩步踵其後。貞低首微誦曰：「本待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！」生輕撫其背，曰：「明月是誰？」貞驚，起拜，遮以別言，但問曰：「此花何來？」生曰：「自碧波深

處，愛其清香萬種，故下手彩之。」貞曰：「兄便能摘水中花耳。如天上碧桃，日中紅杏，不與兄矣。」生曰：「碧桃、紅杏，恨未聞耳。倘香心少放，敢不蜂蝶憑虛向花間一飽耶？」貞曰：「飽則飽矣，但恐飽後忘花耳。」生將荷花擲地，誓曰：「如有所忘，即如此花橫地。」貞含笑以手拈花，戲曰：「映月荷花，自有別樣紅矣。兄何棄之？」正談笑間，玉勝自門後見之，欲壞麗貞，報母曰：「碧雲軒甚有風，娘可往坐。」岑至軒，見生與貞笑語迎戲，乃發聲大怒。自是，貞不復出，生亦遠避西園矣。

生依依此情，每日入夢寐之態，形之於詩：

長夜如年客裡身，短衾消盡枕邊春。

晴江寂寞無心月，鄉夢連年得意人。

幾度覺來渾不見，卻才眠去雙相親。

空親恍惚非真會，贏得相思淚滿巾。

又五言一絕，又夢麗貞所作也：

閒題心上事，空憶夢中人。

那得溫如玉，慙慙一抱春。

勝即敗貞，尤不能忘秀也，乃誘秀曰：「西園蓮實茂盛，妹肯往一彩乎？」秀未老成，樂於遊戲，即欲往。勝曰：「妹與東兒先往，我收拾針線即來。」秀果先去。勝度秀與生會，不免接談，乃告其母曰：「秀往彩蓮，乞令人一看。」岑每溺愛秀，聞秀出，即呼麗貞，同往西園。及至，見生與秀共拍一蝶，奔馳謔笑；生將得蝶，秀與東兒就生共奪之。岑罵曰：「此豈兒女事耶！」生大慚，知岑必見疑，乃告歸。

秀見貞隨母，以為貞計也，甚恨之，反訴於玉勝。勝以為得計，復執之，秀深信矣。自是，秀以心腹待勝，事事皆勝聽矣。

勝是夜招生共寢，生以屢敗，不敢往，以詩別之：

花開漏盡十分春，更有何顏見玉人？

明明馬蹄誰是伴，野橋流水悶愁云。

勝得詩，知生決行，以玉臂一副、簪一根、琴一囊、錦一匹並和生詩以贈之：

細雨斜風促去春，有情人送有情人。

偷閒須辦來時計，莫使紅妝盼白雲。

生回，雖感勝厚情，尤以麗貞為念，心甚怏怏。居家無聊，飲食俱廢，臨風對月，悽慘不勝。有一友，姓霍，名希賢。見生不快，扯生往妓家一樂。妓者王瓊仙，生舊人也，見生至，甚喜，戲曰：「貴人鄰曲，何久不來？」生不答。瓊仙又叩之，生唯唯而已，雖樽俎間瓊仙以百計挑之，生但低首吟哦，情思恍惚。瓊仙固留生宿，生不得已，應之。枕席間，生毫不措意。瓊仙欲動其心，夜半呼一妹來，並作一床，恣意承順。生雖雲雨，意自茫然。瓊仙曰：「君似有心事，何不對妾一言？」生告之麗貞未就之故。瓊仙曰：「非廉氏阿鳳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昨在竹副使家侍宴，有一客欲為某公子作媒，是以知之。今君遇此，妾等不敢近矣。」生曰：「廉有三女，長女未聘，何先及次女？」曰：「必欲求之，多在長女。」言未畢，溜兒馳報曰：「宗師案臨，宜往就試。」

生歸，即赴試。廉知之，遣人饋贖。三女皆私有所贈。生登領，作詞分謝之。詞名《畫堂春》，謝廉尚參軍：

孤身常托舊門牆，此恩海洋難量。又將豐贖實行囊，書劍生光。深夏暫違顏范，新秋便揖華堂。時來倘試綠羅裳，展草垂韁。

謝玉勝詞，名曰《玉春樓》：

含春笑解香羅結，相思只恐旁人說。腰肢輕展血傾衣，朱唇私語香生舌。無端又為功名別，幾回夢轉肝腸裂。屬卿休作倚門妝，新秋共泛歸舟月。

謝麗貞詞，名曰《小重山》：

楊柳垂簾綠正濃。碧雲軒內，情語喁喁。玉人長歎倚欄東。知音語，惹動芰荷風。猛地見慈容。總然多好意，也成空。相思今隔小山重。承侍既，盡在不言中。

謝毓秀詞，名曰《卜算子》：

惜別似傷春，春住人難住。蝴蝶紛紛最惱人，總把春推去。記取碧苔陰，勝似青雲路。愁壓行邊憶心人，未走先回顧。生擇日與溜兒就程。行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寄宿一旅舍。溜兒先睡，生溫習經書。夜分時，聞隔牆啼泣悲切；四鼓後，聞啟門聲。生疑，生潛出俟之，見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掩淚而行。生尾之。至河上，其女舉身赴水。生執之，叩其故。女曰：「妾家本陸氏，小字嬌元。為繼母所逼，控訴無門，惟死而已。」言罷，又欲赴水。生解之曰：「芳年淑女，何自苦如此！吾勸若母，當歸自愛。」女曰：「如不死，有逃而已。」生憐之，欲與俱去。但溜兒在旅舍，欲還呼之。女曰：「一還則事泄矣，則妾不可救矣。願此失彼，理之常也，願君速行。」生見其哀告迫遽，乃棄溜兒，與女僦一小舟，從小路而行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舟人曰：「天黑路生，不宜前往。」生從之。停舟蘆沙中，與女互衣而寢，情若不禁，生委曲慰之。女曰：「妾避死從君，此身已玷，幸勿以淫奔待之，庶得終身所托矣。」生指天日為誓。女喜，作詩謝之：

啼愁欲赴水晶宮，天遣多情午夜逢。

枕上許言如不改，願公一舉到三公。

吟畢，生方欲和韻，女側耳聞船後磨斧聲急，與生聽之，驚起。問曰：「磨斧為何？」舟人應曰：「汝隻身何人？乃拐人女子，天使我誅汝。」蓋舟人愛嬌元之美，欲誅生以奪之也。生驚怖，計無所出。乃舟人已有持斧向生狀。生躍入水，口呼：「救命！」忽蘆叢旁有人應聲而起，即以長竿挽生之發救之。生不得死。舟人見生救起，隨棄舟下水逃去。而嬌元亦無恙，反得一舟矣。

二舟相並，舉火問名。舟中有一婦，問曰：「君非祁生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婦出舟相見，乃吳妙娘也。妙娘喪夫，改適一巨商，商與妙娘載貨過湖，亦宿於此。商問妙娘曰：「汝何識祁？」妙娘曰：「親也。」商以為真，遂相款焉。

明早，妙娘私饋生白金一錠，生謝別。然不能操舟，與嬌元坐帆船，惟風所之。行一日，止十餘里。

近晚，泊湖上。嬌元方淅米為餐，岸上忽呼曰：「死奴至此耶？」生起而視之，乃昨逃去舟人也。生知不免，即跳岸疾馳，幾為追及。舟人尾生終日，饑不能前，故得免焉。

生縱步忙投，不知所之。遙見一叢林，急投之，乃道院也。生叩門入，見一道姑，挑白蓮燈迎問所自來。生具述其故。道姑曰：「此女院，恐不便。」生曰：「殿宇下少憩，明早即行。」既而，又一青衣至，附耳曰：「此生頗飄逸，半夜留之，人無知者。」道姑憮然，乃曰：「先生請進內坐。」生進揖，問姓，道姑曰：「下姓沙，法名宗淨，年二十有七。」有道妹曰涵師，年二十有二，亦令見生。因與共坐，清氣襲人，香風滿席。生見涵師談傾珠玉，笑落瓊瑤。思欲自露其才，乃請曰：「僕避難相投，自幸得所，皆神力也。欲作疏詞，少陳慶扼，不亦可乎？」涵師曰：「先生有速才能即構乎？」生曰：「詭誦而已，何假構耶？」涵師喜，即引生拜於禪燈之下。生起焚香，應口而讀，聲如玉磬，清韻悠然。

伏以乾坤大象，羅萬籟以成一虛；日月重光，溥八方而回四序。塵中山立，去外花明。擲玄鶴於九天，遙迎聖駕；跨青牛於十島，近拜仙旌。羽狄一介書生，五湖逸士。欲向金門射策，逆旅奇逢；誰知畫舫無情，暴徒禍作。幸中流之得救，苦既迫而還遭。四野雲迷，一身無奈；兩間侷促，一死何辭。不意天啟宿緣，竟得路投勝院清談，滿坐皓齒之素書，挑燈拂黃冠之羽扇。儼乎仙

境，恍若洞天。拘禁不祥，瞻仰靈光之照耀；消磨多障，恭逢雅妙以周旋。謹拜清詞，上於天聽，祈隆陰祚，下護愚生。

讀畢，師等贊曰：「君乃青雲士也，奇才，奇才。」因舉酒賡酌，稍及褻語。宗淨舉手抱生腮曰：「君雖男子，宛若婦人。」涵師曰：「夜深矣。」共起邀生，同人一白紗帳，共枕雲雨，週而復始，各遞溫存，不惜精力。而涵師肌膚瑩膩，風致尤富。自是，晝則以次陪生，夜則連衾共枕。重門扃固，絕無人知。

生一夕月下，步西牆，聞誦經聲甚嬌。乃朗吟詩以戲之。

沙門清月水花多，讀罷禪經夜幾何。

嬌舌強隨空色轉，芳心皆作死灰磨。

玄機參透青蓮偈，悔悟慮知白苧歌。

卻與維摩作相識，不憐牆外病東坡。

隔牆誦經者即文娥也，昔逃出，乃入此庵為西院主興錫之弟，聞生吟詩驚曰：「此祁郎也，何以至此？」追思往事，不覺長吁然。不知是否，亦朗吟詩以試之：

為君偷出枕邊春，王勝愁消毓秀嗔。

說卻紅塵今到此，隔牆好似舊時人。

生聞詩甚疑，呼涵師問曰：「此牆外何人？」曰：「西院一新來弟子也。」生明早潛訪之，見文娥，相持悲歎，各問來故。生曰：「僕累卿逃，不意又復見卿，真夙世緣也。」文娥之師興錫見生，悅而匿之。過一二日，又過宗淨處，兩院羈留，樂而忘返。不意溜兒為陸氏失女，執送於官，竟成疑獄，而生久居院中，試期已過，亦為色所迷，不復他念矣。生與涵師等，劇飲賦詩，不能盡述。姑記其一二，以例其餘。

與興錫談玄

若海回頭便是家，春鶯鐵樹報瓊花。

日光飛出塵中馬，風力平收水底霞。

丹灶有煙終是火，藍田無玉豈生芽。

從今洗髓留玄骨，不向玄門覓豔葩。

題性弦齋壁

不是凡民不是仙，壺中日月洞中天。

青山綠水皆為伴，野鳥名花盡有緣。

林壑寄身閒似鶴，齋居養性莫如弦。

羽衣華髮成瀟灑，坐看芳溪放白蓮。

題宗淨山房

兩兩山禽報好音，壘壘白石點疏林。

谷中鹿豕防人眼，壁上藤蘿礙日陰。

無伴空懸徐孺榻，有香還撫伯牙琴。

憑渠海沸天雷發，淨拂蒲團抱膝吟。

一日，兩院道姑，皆往一寡婦家作齋事，獨留文娥伴生。欲私之，娥曰：「妾見眾道姑淫縱，日夜不免，但妾居此甚苦，得君帶歸，敢借一枕耶。」生曰：「我在此甚無益，思歸切矣，豈忍棄卿。」因摟娥撤其衣，舉身就之。時文娥年十七歲矣，一近一避畏如見敵，十生九死，痛欲消魂。不覺兩潤菩提，花飛法界。事畢，生曰：「卿他日歸，肯為麗貞作媒乎？」娥曰：「貞甚有情況，今年長，亦易亂之。君肯歸，不必慮也。」自是，生與娥密為歸計矣。眾姑自齋回，見生有歸意，百計留之，無以悅生者。適有女童持禮來，揖眾姑而去。生問：「何人？」宗淨曰：「前作齋事家使女金菊也。」生微笑。宗淨疑生悅菊，即語之曰：「君肯安心寓此，當及其主母，況此婢耶。」生問：「主母為誰？」淨曰：「辛太守之妻陳氏也。年雖四十，而貌甚少年，今寡居數月矣。前作齋事，今擇本月十五日，到院炷香，我輩當以酒醉之，強留宿院，睡熟時，君即近之。倘事諧，則太守有一妾，名孔姬，亦一網跨下矣。」生如其言，至十五日，陳果被酒，假宿院中。宗淨以雞子清，輕輕污其便處，如受感狀。陳醒覺之，疑為男子所淫。撤帳急呼金菊。不意菊亦被誘別寢，但見一燈在幾，生笑而前。陳歎曰：「妾欲守志終身，不意為人所騙。」生捧其面勸曰：「青春不再，卿何自苦如此。」即解衣逼之。陳亦動情，竟納焉。生多疲於色而精力不長，陳久寡空閨而所欲未足，乃納生曰：「妾乘間暗歸，君可隨我混入。」生如其言，抵陳氏家。孔姬尚睡中，陳欲並亂之，以杜其口，即枕前語曰：「汝覺否？我帶有伴客相贈。」孔姬見生，即有忿怒狀。陳以勢壓之，終不肯從。生與陳，處十餘日，終礙孔，不得肆志。生乃以一春意於孔寢壁以動之。孔姬覽之心動。遂與孔通，取素羅巾，調《浣溪》一詞，以謝之。

一日，宗淨與涵師等謀曰：「我輩欲留祁君，故以陳夫人悅之。今祁君乃戀陳，欲相爭，必得其財。祁與彼絕，必來我院，不兩利乎？」興錫曰：「祁君，智士也。倘事泄先行，我輩空望矣。必先令一人，假宿於彼，以好言溫之。我輩夜半圍門，裡通外應，斯無失算也。」眾稱善，欲擇一人先行。文娥自忖，此計生必不能脫。況生復入院，眾人羈留，必無歸計。乃進計曰：「弟子與祁鄉里，初必不疑。弟子願以抄化為名，入陳寢所，為眾師內應。」師等信而遣之。文娥往見陳於萱壽堂，方與生並坐，而孔姬坐生膝上，情甚稠密。文娥曰：「久居於此，郎君樂乎？」復以眼私撥生，生乃舍陳等，獨步亭後。文娥尾生，告曰：「今晚事壞矣。」生問其所以，娥盡告以故。且曰：「妾與君歸期到矣，急為歸計，庶可自全。」生點首數次，計無所出。娥曰：「行倒跌法何如？」生遂悟，往語陳曰：「院中邀僕一茶，去當即來，卿意可否？」陳曰：「何妨。」乃使金菊隨去，促之早還。生與娥、菊同就路。娥曰：「夫人欲郎早還，菊姐可先往，令院中速辦何如？」菊又推娥先往。娥曰：「人不識妾，與祁君行不妨。子同祁君行路，則人疑矣。」生知娥意，亦力贊之。菊信而先行，娥乃挽生，即從別路遠遁。菊至院，久候不至而返。師等謂陳賣己，而陳又為院中潛匿，互相成仇隙，自是各相謀角矣。

時祁生與文娥得脫歸，即投廉宅。廉自溜兒成獄，知生路中失所，以為不相面矣，今復得見，而又見文娥，舉家甚喜。及麗貞、毓秀出，爭問：「久寓何地？且何以得遇文娥？」生一一道其所以，眾皆驚歎。及不見玉勝，生問其故，乃知嫁竹副使子矣。悵然久之。至晚就館，百念到心，撫枕不寐，乃構一詞，名曰《憶秦娥》：

空碌碌，春光到處人如玉，人如玉，舊時姻緣，何年再續？阿鳳猶自眉兒蹙，文娥已許通心腹。通心腹，幾時消了，新愁萬斛？

生晚睡起，才披衣坐床上，聞推門聲，開帳視之，乃毓秀也。秀笑語生曰：「勝姐多致意，出閣時腸斷十回，魂消半晌，皆為兄也。有書留奉，約兄千萬往彼一面。」生見秀窈窕，言語動人，恨衣服未完，不能下床，乃自床上索書。秀出書，近床與之。生即舉手鉤秀頸，求為接唇。秀力掙間，忽聞人聲，始得脫去。生開緘視之，書曰：

兄去後，妾頃刻在懷。仰盼歸期，再續舊好。不意秦晉通盟，相思愈急。故人千里，會晤無時。幸秀妹為妾心腹，勸妾且從親命。妾嘗亦勸秀善事吾兄，莫負少年。秀亦鍾情者也。妾與兄枕邊私愛，帳內溫存，今皆已付秀矣。兄善為之，妾復何言。但此心常懸懸，欲得一面。兄無棄舊之心，妾有倚門之望。誠肯慨然再顧，實出尋常之萬萬也。

勝在家時，與秀為心腹，每以生風致委曲形容，秀必停眸拊胸，坐起如醉，惟以生不歸為恨。及是，生得書，知勝之薦秀也，乃舍所遺珠翠，自進還秀，且以勝書示之。秀佯怒曰：「我亦如勝姐耶。」撇生而去。

生無聊，往坐迎暄亭。天陰欲雪，寒氣侵人。文娥過亭，見生嗟歎，以為慕麗貞也。正欲動問，貞早已至生後。生不知貞來，長歎一聲，悲吟四句：

風觸愁人分外寒，潸然紅淚濕欄杆。

凍雲阻盡相思路，梅骨蕭蕭瘦不堪。

麗貞輕撫生背，曰：「兄苦寒耶？」生驚顧，一揖，應曰：「苦寒不妨，苦愁難忍耳。」貞因拉生共擁爐。生坐火前，以箸畫灰，愁思可掬。貞佯問曰：「兄思歸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又笑而問曰：「為那人不在耶？」生曰：「眼前人尚如此，去人何暇計耶？」貞曰：「妾未嘗慢兄，兄何出此言！」生曰：「僕每失言，卿即震怒，尚非慢乎？」貞笑曰：「信有之，今不復然矣。」生曰：「彼此有心，已非朝夕，千愁萬恨，竟貽空言。今試期又將迫矣。一去再回，便隔數月，卿能保其不如玉勝之出閣乎？」貞低首不答。生因促膝近貞，懇其不言之故。貞歎曰：「妾一見君，即有心矣，豈敢自昧？但恐鮮克有終，作一笑柄耳。」生長歎曰：「事慮至此，終不諧矣。」適文娥自外執並蒂橘二枚進曰：「二橘頗似有情。」生曰：「有情不決，亦安用哉！」貞笑曰：「決亦甚易，但恐根不固耳。」文娥知二人意，因謂曰：「妾知貞姐與君思欲並蒂久矣，但君欲速成，貞恐終棄，是以久疑。妾今為二人決之。」謂：「二人各出所有以訂盟，作一長計，不可亦乎？」生曰：「善。」即剪一指甲付貞，祝曰：「指日成親，百年相守。」貞乃剪髮一縷付生，祝曰：「青發付君，白頭相守。」文娥曰：「妾請為盟主。」因取橘分贈二人，祝曰：「決成連理，並蒂同春。然佳期即在今晚矣，有背盟者，妾當道出。」貞首肯之。

生喜而出，縱筆作一詞，名曰《好事近》。

好事謝文娥，便把眼前為約。準備月明時，獲取個通宵樂。天生雙橘蒂相連，喚醒相思魄。得到錦衾香處，把親親抱著。

生把筆間，適潘英持一盒至，云：「秀姐饋君金橘。」生啟盒，又見一詩：

甜脆柔姿滲齒秀，數顆珍重贈祁郎。

肯將此味心常記，願付高枝過短牆。

生見詩，知秀亦有允意，驚喜過望。潘英索生和韻以復，生狂喜不能執筆。英促之，生曰：「詩興不來，奈何？」英又促之，生曰：「汝為發興，可乎？」英不答。生閉門，換英入幕，狂興一番，不覺過度。英曰：「來久矣，恐見疑。君既無詩，當自入謝之。」生有恍惚態，英苦促之，乃迎風而行。至秀所，秀已為母呼去矣。生又迎風而出，遂患寒熱。又思赴約，愈覺憔悴，疾益加甚。

是夜，秀與貞各料生必來，兩處皆待。明早，知生病，咸往視之。生咄咄不能言，惟流涕而已。貞、秀執生手，各悲咽不勝。貞伏生胸前，慰曰：「天相吉人，兄當自愈。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」頃間，岑氏至，二女退。岑命以湯藥治之，生少愈。廉知之，謂岑曰：「子有恙，可移入迎翠軒，便於調養。」

迎翠軒，益近二女寢所。一日，岑之父母慶壽，請岑並二女。岑以家事不能盡去，而生又養病內軒，無人調理，命秀掌家，與貞同去。生自是得秀溫存，無所不至。生病十去八九。

一夕，以淫事戲秀，秀約曰：「燈滅時，兄可就妾寢所，妾先睡俟之。」及秀將寢，愧心復萌，而又念生新愈，恐逆其願，乃呼東兒詐睡己之床，且戒之曰：「倘露機，汝即一死。」東兒從之。及生至，以為真秀也，款款輕輕，愛之如玉。生呼之，不應；以事語之，不答。生以其害羞，不疑。至早，求去，生挽之，且曰：「舉家無人，何必早起？」留之數四，天將明矣。生開帳視之，乃東兒也。生微微冷笑，東兒亦含笑而去。

生起，見秀，戲曰：「卿非紀信，乃能誑楚。」秀謝罪不已。生曰：「東兒作贈頭可也，卿能免耶？」秀不答，惟曰：「天寒，少坐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可。」秀命潘英治酒，與生對飲，每杯各飲其半，情興甚濃。生以眼撥東兒出。東兒轉手閉門而去。生抱秀，勸與之合。秀曰：「待晚。」生曰：「晚則又倩人耶？」半推半就，覺酒興之愈濃；且畏且羞，苦春懷之無主。榴裙方卸，桃雨乍班。生戀秀嬌，傾心顛倒。雖精神之有限，奈欲罷而不能。頃之，東兒至。生拂衣而起。東兒歎曰：「今得新人而棄舊人耶？」生以東兒自謂也，乃謝曰：「焉肯忘卿。」東兒曰：「妾何足言，彼薦秀者，其可忘乎？」生曰：「此玉勝之德也，銘心刻骨而已。」東兒曰：「既不忘，曷不一顧？」生曰：「來日即往矣。」

時岑與貞歸，生又屬望於貞。不意玉勝亦知生之在家也，令人以詩招之。且托秀促生必至。

一別流光已數年，相思日夜淚漣漣。

新愁寂寞非嫌夜，舊事淒涼卻恨天。

罟網新絲蛛尚織，梁巢泥墜燕還聯。

誰知情重內流客，不管離人在眼前。

生見詩，即往拜謁。

時副使在任所，惟妻小在家。而副使之繼妻顏氏，名鬆娘，妾王氏，名驗紅，皆以淫蕩相尚。見生與玉勝會面時悲咽相對，情甚悽慘，乃謂勝曰：「令表兄何必流涕？少留於此，與汝常得相見，不亦便乎？」勝喜，語生。生亦私喜，乃就寓於新翠軒。

近晚，一女童持玉環紫絛一事奉生，曰：「妾，南薰也。奉王母鬆娘命，約君一敘。」生以親故，不敢承命。南薰以絛作同心結，納生袖而去。既而，又一婢女至，捧紫綾綉金剔牙贈生，曰：「妾，金錢也，主之愛妾名驗紅，托為致意，君勿驚訝。」生曰：「適鬆娘有命，奈何？」金錢曰：「君今先往鬆娘，會後辭以避嫌，以就外宿。妾與驗紅謹候於此。」生如其言，登時潛入內寢。鬆娘已具酒飯於別室，邀生共坐，敘溫存，雜謔浪，至夜分方就枕。生恐驗紅久待，力辭就外。鬆娘曰：「一家以妾為主，何避之有？」著意留之，至雞鳴時始得脫身。急投外寓，則驗紅已就內矣，惟金錢倦睡生榻，生問：「驗紅何在？」金錢曰：「久待不至，倦而返矣。」生惘然若有所失。驗紅不遂所欲，乃寄一詞以招之，名《隔浦蓮》。

紅蘭相映翠葆，郎在香閣窈。雲重遮嬌月，巢深怨樓鳥。睡蝶迷幽草，頻相告。鴛鴨同池召，郎年少。通宵不起，何故恁般顛倒？有約偏違幽興，獨捱清曉。今本望郎至，任他慙慙，即須撇了。

生得詞，至晚會驗紅於外寓。鬆娘使人招至，生不至，知為驗紅所邀。自度色衰，不能勝紅，乃集侍女南薰等十人，佩以蘭麝，飾以珠玉，衣以錦繡，加以脂粉，宛然如花，縱欲縱淫，惟求快己。

驗紅知生不能挽回，謀於金錢。錢曰：「曉雲雖處子，頗諳情趣，妾當以春心挑之，倘事諧，則母子爭春，情自釋矣。」紅曰：「善。」令金錢以計挑之。曉雲每夜半窺其母之所為，亦頗動心，及紅之挑，但含笑而已。

一日，曉雲書一詩於幾。紅得之，喜曰：「計在此矣。」

無端春色亂芳心，恍惚風流入夢深。

淚漬枕邊魂欲斷，倩誰扶我見知音？

曉雲學於玉勝，字跡頗相類。紅得雲之筆，即命金錢付生，促以成事。生方與鬆娘對坐撫琴，金錢促步近生，若聽琴狀。適鬆娘起盥手，錢即以詩納生袖，且附耳曰：「那人詩也。」言畢而生。生視詩，以為玉勝之作，正慮勝以他就為非，每悒悒焉，又見詩，急赴勝處。

勝方午睡東興軒。勝驚醒，見生，歎曰：「兄已棄妾矣，何幸回心一顧耶？」生謝曰：「此心惟天可表，豈敢棄卿，但為春色相羈，不容自措耳。」勝曰：「春色相羈，今何以得至此？」生曰：「思卿久矣，適卿又賜佳章，如不脫身一會，罪將何贖？」生且言且狎，勝有卻生狀。生一手為勝解裙，且勸曰：「姑敘舊耳，何相責之甚耶？」勝乃笑而從之。既而，問生曰：「妾有何章？」生以詩示之。勝曰：「此曉雲筆也。雲有此作，欲自獻矣。但母之愛女，兄謹避之。」言未畢，金錢笑至，附生耳曰：「那

人被驗紅留住久矣，可急往。」

生別勝往見紅，即索云。紅戲曰：「先謝媒，方許見。」生自指心，曰：「以此相謝，何如？」紅即挽生入後軒。豈料鬆娘俟生不至，知在紅所，自往招之。出外門，及寢所，寂無人跡。進入小軒，見生方寤雲，而紅替興於側，不覺天理復萌，怒形於色，然所愛在女，而所惜有生，惟與紅相戾而已。紅恃素寵不懼，挽鬆娘袖，罵曰：「上不正，則下亂！汝欲何為？」鬆娘怒，以手披紅面。生與雲跪泣，力勸不能止，乃為玉勝夫竹豪所知。豪，放蕩士也，怒生亂其妹，欲謀殺生。

生方愧罪，避宿後園。豪使人俟生就寢，暗鎖其戶，夜深人靜，欲舉火焚之。玉勝知其謀，料豪不可勸，乃捐金十兩，私托鎖戶者放生出，仍鎖戶以待火。夜深火發，救者咸至，豪以為生必死，而不知生之預逃也。

生乘夜渡河，次日至午，方抵廉宅。廉方會客，賞牡丹。生至，客皆拱手曰：「久慕才名，方得瞻仰。」生遜謝就坐。酒半酣，客揖廉曰：「名花滿庭，才子在坐，欲煩一詠，尊意何如？」廉目生就命。生乃操筆直書，杯酒未乾，詩已脫稿。

爛漫花前酒興起，詩魂拍入花叢裡。

露洗珊瑚錦作堆，風薰蝴蝶衣沾濕。

平章宅裡說姚黃，沉香亭北呼魏紫。

淡妝濃襯豈相同，朵朵繡出胭脂紅。

更有一枝白於面，恍似倚欄長歎容。

春光有限只九十，莫把芳心束萬重。

名葩種種皆難得，十家根固千年澤。

揮灑慚無草聖工，推敲便有花神力。

興高何用食萬鍾，詩富不愁無千石。

且歌且舞拂芳塵，海嶠霞鋪錦繡茵。

輕翠簇妝渾解語，點首東風欲咫尺。

萬恨莫辭金谷酒，一樽且近玉樓春。

春光莫別花皇去，花皇且挽春光住。

日日花前酒滿杯，滿杯春色花催句。

詩酒春花同百年，何用浮生悲未遇。

眾客視畢，撫掌歎賞。有一老長於詩者，贊曰：「此四聲各六句體也，詩家最難，長庚之後，絕無此作。祁君一揮而就，豈非今之李白乎？」皆舉杯稱羨，盡醉而罷。

廉持詩入，示岑曰：「子真天才也，他日必有大就。我欲效溫嶠故事，將麗貞許之，可乎？」岑曰：「妾有此意久矣。」時文娥、小卿在側，一馳報生，一馳報貞。貞正念生，忽得此報，喜動顏色。生得報，狂不自禁。是夜廉以酒醉，與岑早寢。生乞潛入，以指叩貞戶。貞開戶見生，且驚且喜，各以父母意交賀。生因牽貞袖求合。貞曰：「兄鄭重！待婚禮成，取洞房花燭之喜，不亦善乎？」生曰：「天從人願，事已決矣。況機不可失，尚相拒耶？」遂抱貞就枕，貞不能阻。六禮未行，先赴陽台之會。兩情久協，才伸錦帳之歡。春染紋綃，香傾肺腑；恍若鴛侶，何啻鸞鳳。誠仙府之奇逢，實人間之快事也。天明，生就外，貞以玉如意贈生。生曰：「卿欲我如意耶？」一笑而別。生喜，作一詩以自道云：

佳期私許暗敲門，待黃昏，已黃昏。喜得無人，悄入洞房深。桃臉自羞心自愛，漏聲遠，入羅幃，解繡裙。枕邊枕邊好溫存，被已濕，釵已橫。愛也愛也，聲不穩，尤自慙慙。惟有窗前，明月露新痕。近照怕及花憔悴，花損也，比前番，消幾分？《江城梅花引》

自是早出晚入，極盡纏綿。舉家皆知，所未知者，廉夫婦也。

光陰迅條，又及試期。生辭廉夫婦及秀、貞赴科。貞私贈甚厚，不可悉記，惟錄一詞，名曰《陽關引》：

才館同心結，又為功名別。一聲去也，愁千結，心如割。願月中丹桂，早被郎攀折。莫學前科，誤盡了良時節。記取枕邊情，衾上血。定成秦晉同偕老，歡如昔。最苦徵鞍發，從此相思急。安得魂隨去，處處伴郎歌。

生途中惟以貞為念，至旅邸，鬱鬱不寧，寢食皆廢，作樂府一首，名曰《長相思》：

長相思，心不絕，思到相思心欲裂。羅幃素月清不寐，淚如懸河積成血。山可崩，海可竭，人生不可轉離別。別時容易見時難，長歎一回一嗚咽。

時有同赴科者，名章台，寄居花柳間，生因訪之。章喜生至，拉一妓，名玉紅，伴生。生雖同枕，若無情者。明日，又換一妓曹媚兒，生亦如之。又明日，換一妓喬彩鳳，生亦如之。至於名妓馬文蓮、蘇晚翠、趙燕寵、陳秋雲、姚月仙，日易一人，輪奉枕席，生皆不以介意，惟以麗貞是念。然章台與生同席舍，欲利生之筆，必求一可生意者。至一院，眾妓方聚戲，內一妓張逸鴻笑曰：「昨晚妹子夢新解元是故人祁姓者。」生驚異，揖而問曰：「令妹為誰？」曰：「桂紅。」生求見，妓曰：「適一赴舉相公請去，今晚不回矣。」生乃就宿逸鴻以待之。明日，桂紅歸，即玉勝婢也。因紅與生私，怒而出之，媒利厚謝，私賣與妓家。至是，得與生會，悽慘不勝。既而，賀曰：「昨夢君為榜首。」生喜而謝之。是夕，與桂紅寢，幸得故人，少舒憂鬱，乃浩然吟一首云：

棲鶴樓中彩嫩紅，百花叢裡又相逢。

姻緣想是前生定。故遣功名入夢中。

章台見生與紅款厚，以為生溺於紅，捐金百兩，娶紅以贈生。生知其意在代筆，遂拜而受之。三場後榜，生果第一，章亦在百名內。

時笙歌集門，賓客填坐，忽一家童秀郎者，忙奔報曰：「廉參軍事發，合家解京，危在旦夕，寢中有書持奉。」生為之驚倒，急開緘視書，曰：

即殿元子謬行台下：尚有官時，右丞相鐵木迭兒欲娶小女麗貞為婦。尚以彼蒙古人，不願從命，竟觸其怒，欲致尚以死。近贛州蔡九五作亂，豈以玉勝翁竹副使與彼同謀為不軌，遂破汀州寧化。尚久廢棄，毫不與聞，今乃坐已知情，陷以同黨。蒙上合家拿問。尚為權要所仇，分在必死，但家小輩不知下落耳。幸足下高科，必膺顯擢。次女麗貞，願操箕帚，其餘乞念骨肉至情，一體照亮，九泉之下，必拱手叩謝也。身罹國法，鎖禁甚嚴，情緒萬千，筆不能盡。再拜。

生視書，每讀一句，則長歎一聲，淚下如雨，即持書入示桂紅。紅亦捶胸哭曰：「流落煙花，得君留戀，自喜故鄉可歸，相見有日，何不幸復遭此耶？」遂促生早上春官，以探消息，且曰：「妾隨去，與小姐輩一面足矣。」豈生以榜首各事所繫，淹留月餘，才得就路。

及至京，廉與竹氏父子皆以謀逆棄市矣。兩家女子麗貞、毓秀、曉雲，皆沒入宮為婢。其餘家小，各流三千里。生得信仆地，氣絕而蘇者數次。桂紅再三慰解，生終不能已，乃設醴牲，作文遙奠廉於逆旅。時延二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嗚呼！以翁之德，宜受多福；以翁之賢，宜享厚祿。胡為乎位止參軍，胡為乎老見屠戮？嗚呼！蒼天既天酬賢報德之私，乃有林木池魚之酷。每讀翁書，托其家屬。今二女入宮，餘丁竄北，歎箕帚之無緣，痛貞、秀之難贖。雲散長空，月沉西陸；春歸掖庭，雪消阡陌。嗚呼！翁真千古之冤，豈止一人之獄！翁視內親，情老骨肉；今翁已矣，不可復續。聊舉清樽，遙陳哀曲。嗚呼痛哉！姪不能挽天以雪冤，寧不臨風而長哭！

祭畢，生愁苦無以自慰，遣秀郎訪問兩家寄跡之地。店主皆曰：「入宮者入宮，流散者流散。只有一白面女子，身俊而雅，眉

秀而長，香肩半勻，金蓮甚窄，臨入宮時留一緘，祝曰：『新科祔解元來京，即與之。』生知為麗貞緘也，急遣秀郎以謝意索緘。生得緘開視，乃一詩也：

八幅湘裙染血紅，母流父死欲消魂。  
故人牽記鴛鴦夢，位顯須開控訴門。  
自歎有天難共戴，應知無地再通恩。  
君心若似初相識，憐取蛾眉見至尊。

果麗貞筆也，托生復仇。生得詩，痛入脊骨，魂不附體。每月白風清，浩然長歎，觸景題情，無非念貞意也。有和貞韻一律，極盡哀慕之苦：

淋漓衫袖血啼痕，不見多情幾斷魂。  
冷月笑人多伏枕，飛云為我渡長門。  
深仇可復寧辭力，偕老無緣竟絕恩。  
含淚羞消如意玉，倩誰傳語緒袍尊？

玉如意，貞所贈也，生睹物思人，手不能釋。每歎曰：「麗貞，吾掌上珠也，今安在哉！」

時京師知生未娶，欲婚之者多，生皆不應。桂紅勸曰：「君取高科，豈有無妻之理？麗貞已入宮，無再會之期。他日仕途中議君溺於妓妾，不復婚娶，豈不重有玷乎？」生隱几垂淚，默然不言。紅又東曰：「君以萬金之軀，乃耽無益之苦，事出無奈，可別求佳偶，何佇意於難得之從恥？」生惟長歎不答。紅因出汗巾為生拭淚，委曲勸之。生喟然歎曰：「天下女子，豈有麗貞者哉？」紅曰：「麗貞固不易得，但多訪之。或有勝於貞者，未可知也。君何絕天下之無人耶？」生曰：「京城女子，我決不從。昔山中讀書，感龔老之恩，以女道芳見許，後遇麗貞，遂失約。而道芳尚未受聘，不得已，其在此乎！」桂紅謝曰：「君可謂不忘舊矣。」即遣人歸，以禮聘道芳。龔老以舊盟，遂納焉，但復曰：「願祔郎自重。餘相祔郎當作三元，但眉生二眉，花柳多情，此亦陰鷲也。今已一元矣，後二元恐不可望。然連科危甲，位至三公，非世有者。幸以此言達之，以為他日之驗。」

後生會試，名在第九。殿試擬居狀元，但策中一段，頗礙權要：

挾宮恩而居輔弼，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；酷刑法而肆貪婪，傾國家之財以為己出。山移日食，地震山崩，良有以也。

時鐵木迭兒以太后命為右丞，內外弄權，奸貪不法。見生策，大怒，遂以霍希賢為狀元，而生乃探花也。將拜官，生辭不就命，願請面奏。上召入，問曰：「卿何為不欲官？」生奏曰：「臣家素守清白，世受國恩，黃門待制，刺史稽勛，各有功績，著有簡端。獨臣父為蕭氏所陷，致使被害。臣聞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今臣既有不共之仇，又與冠裳之列，豈不上有忝於朝廷，下有忝於祖宗中有負於所學？臣尚未娶，願陛下念臣，一雪此冤，臣不惟不願受官，亦願終身不娶。」上聞之惻然，令侍御史往案其事。觀音保知生微時已欲復仇，今不可挽矣。蕭求於鐵木迭兒，不能救，父子遂相繼而死。

自是，金園、琴娘為眾所欺，家日凌替，田產屋宇，消沒殆盡。金園寄食於母家；琴娘遂為鐵木迭兒所得，甚愛之。時趙子昂以詩畫動天下，鐵木迭兒每見子昂垂顧，必使琴娘捧硯，乞子昂之筆，子昂每呼為「掌硯兒」，鐵木迭兒因贈焉，且曰：「長使為君掌硯。」子昂笑曰：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」鐵木迭兒曰：「君之筆，予所好也。以予之所好易君之所好，何不可者。」子昂因畫五馬飲溪圖以謝之。又嘗呼琴娘為「五馬兒」，蓋以五馬圖所易也。

及祔生拜翰林修撰，為子昂同僚，子昂每勸生娶。生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。」子昂甚憐之，歎曰：「天使孝子受此窮獨耶？」一日，子昂留生飲，半醉，與生聯句，呼曰：「五馬兒捧硯來。」生心有詩，不暇他目，惟執筆而已。

香鬱金樽綠似油，  
幾番沉醉曲城頭（祔）。  
香雲有態時時變（趙），  
野水無情處處流（祔）。  
好醜原來都是夢（趙），  
窮通常事不須愁（祔）。  
英雄自古多磨滅（趙），  
且向花前一醉游（祔）。

琴娘時以眼視生。生忽見琴娘，遺詩不語。子昂曰：「君尚有所思乎？」生曰：「無。」子昂強之。生曰：「心事不敢言。」子昂曰：「如不言，罰以大觥。」使琴娘舉觥於生前。生欲言不言，徘徊間，琴娘不覺淚下。子昂疑，強問所以。生不能隱，遂告以實。子昂歎曰：「為蕭氏婢，亦有救人之心，可謂賢矣。然君之故人僕豈敢留？」即令肩輿送至生第。生感其恩，作詞以謝昂焉：

玉堂風伯，醉後風流佳句得。忽見嬌姿，淚眼淒涼捧玉卮。可憐病客，錦帳鴛鴦猶未結。重感瑤琴，不贈豪家只贈貧。名《減字木蘭花》

生見琴娘，問：「金園何在？」琴曰：「還其母家矣。」生歎息久之。

時蔡九五作亂，上命浙江樞密使張驢討之。鐵木迭兒惡生，累薦生為監軍使。生與張揮旌策馬，直抵賊壘，三戰三捷之，賊眾潰散。生因經略賊營，收其輜重及所擄婦女三千，各審其籍貫，放還。是夜，生喜功成，飲酒數鬥，擊劍而歌曰：

一擊劍兮定四方，星沉斗轉兮夜蒼蒼。辭翰墨兮陷鋒芒，功名奏凱兮殿天子之邦。安得美人兮共舉觴，見我一笑兮為我解徵裳。

歌罷，見二軍攘至帳前，相殺流血。生究其故，因放所擄婦女皆有所索，及一婦，自稱宦家，且身無所有，軍以勢迫之，出一玉扇墜，二軍爭取，是以相毆。生見扇墜，歎曰：「此徐氏故物，乃我所贈金園者，何以至此？」即令追其婦。婦至，即金園也。金園歸母家，因賊至出逃，途中為賊所獲。生納之。

明日，生以捷書上聞，捷書中有一聯云：

臣等，衣暫試於一戎，月連飛於三捷。餘罪已戮，見東海之無波；氛氣盡消，仰太陽之普照。起捷書至，上方侍太后，太后捧捷書讀，歎曰：「軍中有此筆，必出才子之手。」因問承旨趙子昂，子昂曰：「此修撰祔羽狄筆也。此人自幼未娶，學識高才，且為父復仇，孝行可嘉。今為監軍使。」太后曰：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此人既孝，則事君必忠，一戰破賊，乃其小試耳。然而至今未娶，何也？」子昂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，是以未娶。」太后與上歎曰：「使臣子貧而無妻，皆朕之罪。待班師，朕給以寶鈔，再賜宮人四員，事彼歸娶，以彰朕厚賞之恩。」遂即降旨班師。

生至京，得聞上意，密謀於宦官續元暉曰：「上欲賜臣宮女四人，臣，吳中人也，有新入宮者，亦吳人，廉氏名麗貞，乞查訪，得賜，當效犬馬。」暉曰：「鄙人有梅竹圖，得君佳句，即效力如命。」生即題曰：

漏泄春光有此花，凍雷驚動亦萌芽。  
九天雨露冰姿瑩，咫尺雲霄鳳尾斜。  
青鎖曉臨聞禁笛，紫宸朝罷玉衝牙。  
高堂清逸懸圖處，不比尋常力士家。

元暉喜，即入宮。及出，見生曰：「宮人十餘，不能盡齒頰，將安得耶？」生不言久之。繼而喜曰：「我有玉如意，乃此人舊



物，君持入宮。彼或見此，必自訴也。」元暉持而復入。過一側殿，果一宮人見而問曰：「此物何來？」暉曰：「此吾友所贈也。卿何相問？」宮人曰：「友為誰？」暉曰：「祁修撰也。」曰：「非羽狄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宮人問未完，即流淚。暉曰：「卿非廉氏麗貞否？」貞驚曰：「君何識妾名？」暉告其故。貞大喜，即與毓秀、曉雲共以金贈暉，皆求賜出。旁一宮人，亦關中女也，知貞等謀，亦願出金求賜。暉並許之。及生見上，上果賜焉。

生受賜，謝恩還第，惟以得貞為念，不意秀與雲皆與焉。相見時，抱頭號哭，悲淚交集。貞、秀與雲收淚相拜謝。其一女尚掩面嗚咽，生怪而問之，乃陸嬌元也。自為舟人所逼，即欲赴水，舟人惡之，賣與一富家，富家有女該宮人，其母不忍，乃匿其女，而出元代焉。元自湖口別生，經歷萬苦，不意復得見生，是以慘甚。生再三撫慰，同載而還。

錦纜牽風，開橋漫水。白雲江上，咿咿一棹笙歌；碧樹灘邊，泐泐半帆山爭。心懸離合，情集悲歡。生命鉤簾設宴，言笑怡然。酒半酣，生撫麗貞肩，歎曰：「我與卿不意今日有此會也。」貞曰：「吾入宮時留詩奉君，已有『無地通恩』之歎，今幸合為一家，昔日之盟庶不負矣。」生曰：「僕和卿韻亦有『偕老無緣竟絕恩』之句。今事出於無心，而夙願已從。則少年時遇玉仙子賜詩一律云『相逢玉鏡台』，蓋與卿等會也；又云『天朝賜妙才』，蓋今日上之賜以卿也。其言驗矣，吾與卿等焚香拜空以謝之。」及眾拜起，見雙鶴繞舟，半晌而去。生喜，即命酌酒。琴娘起舞，桂紅雅歌，毓秀點板，金園吹簫，曉雲撥箏，嬌元捧壺，麗貞執爵，共勸之曰：「今日之樂，亦非尋常，願君酩酊。」生曰：「誠奇會也，固當一醉。但無詩不可以記勝，予為首倡，卿等繼之。」

把酒歡良會，猶疑構寐中（生）。

姻緣天已定（雲），

離合散還同（貞）。

歷難投金闕（元），

留恩免劍峰（園）。

狂雷中露發（秀），

深院隔牆逢（紅）。

梅老鶯初壯（貞），

衾寒日已東（琴）。

玉堂金掛綠（生），

粉臉昔題紅（貞）。

痛母心千里（秀），

私恩拜九重（雲）。

何方吳與趙（琴），

誰料始能終（元）。

歌舞慚多辱（紅），

興衰覺亂哀（園）。

大家須一醉，何必訴窮通？

生曰：「琴娘之『吳越』、金園之『興衰』，尚有恨耶？」琴、園謝以無心，各舉爵奉生，生飲之，不覺沉醉。乃即舟中設長枕大被，眾女解衣擁生而寢。生眷戀之情，人各及焉。

明早，過陳夫人宅，生登涯訪之。陳甚喜，令孔姬出見，視生微笑，各理舊情。不意陳族中及外人皆知之，生乃避嫌還舟中。時差人饋答往來，凡三日，道姑宗淨等知之，恨生不至，且與陳因生結仇，絕不往來，難以就陳見生，惟與眾道姑恨恨而已。

時有道士劉志先，乃蔡九五黨也，有妖術，因蔡取逃匿院中。宗淨素知劉有術，請計於劉。劉曰：「不難，夜即誅陳。」眾不信。是夜，祁生以絞綯帕寄詩於陳，陳方坐燈下讀書詩，因呼孔姬，語曰：「祁君以此寄詩，情衣切矣，奈不可近何！」

數載相思窈窕娘，臨風幾欲斷愁腸。

而今久泊孤舟待，咫尺無緣到枕旁。

孔姬未及答，忽戶外有兵戈聲。方欲趨避，忽然見一人長丈餘，手持雙斧，身披甲冑，發赤面青，形狀甚怪，向前喝曰：「誰為陳氏？」陳疑其盜，跪而告曰：「妾，陳氏也。將軍用寶，任將軍取之。」其人曰：「奉劉元帥令，取汝首級，焉用寶為。」言罷，斬陳首懸腰馳去。

孔姬合家驚倒仆地，不知所以。至晨乃蘇，率婢輩同奔生舟，告以故，生遂匿焉。即令人訪陳氏事。首級血流一路，直至院中。生知陳與院中不和，必為道姑所謀，托官府追究。各道姑懼禍，皆指劉。劉知不可脫，遂擁眾作亂，殺傷官兵，不可勝計。

官府以變聞。上遣樞密使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。章即生之同科友也，將與劉戰，請計於生。生曰：「此人久處道院中，道姑必知其術，可先擒之。」章台令甲士擒宗淨等數十餘人。章究其術，眾云「不知」。及加以酷刑，惟叩頭流血，毫無所言。生往救之，宗淨等已付軍法，惟涵師與錫未受刃，急令止之。生曰：「願代君討賊，以贖二人之命。」章曰：「君能破賊，何惜二奴。」即令涵師與錫還俗歸生。

生從容問錫曰：「此賊在院所為何事？」錫曰：「無他事，惟剪紙作戲具耳。」生曰：「戲具何狀？」曰：「其狀如甲冑之士。」孔姬在旁應曰：「殺陳者，即甲冑士也。」生即入軍中。令曰：「人各持狗血一升，賊至，先以血衝之。」生乃自束戎裝，以仙女所贈玉簪插於冠頂，且祝曰：「玉香仙子曾云簪能解厄，今與賊戰，宜衛我矣。」祝罷，即搗賊營。賊望生頂紅光貫天，威風刮地，不覺失聲而潰。生令煙中衝以狗血，賊皆仆地。生就視之，皆紙人也。生命以火焚之，劉志先乃伏誅。死黨七十餘人，前舟人謀生者亦在內，生並斬之。遂與章別，發舟南還。章台崇酒於樽，作詞以送之：

千里故人，一尊席上，笑口同天。念五六年前，三千士內，隨君驥尾，得占名魁。君受皇恩，妙齡歸娶，一棹笙歌碧水隈。青霄立，見中天奎壁，光動三台。如君海內奇才，七步風流氣似雷。況韜略兼全，兩番滅賊，他年麟閣，預卜仙階。沙燕留人，潭花送客，把手高歌一快哉。蒼生望，願早攜駕侶，共駕回來。

時生歸娶，妾媵女十餘人矣。及道芳入門，恭敬自持，麗貞等甚畏之，而奴輩不敢亂步。此亦大家之風範，才子之家箴也。生憶溜兒在獄，令人齎書至嬌元母家，其父即以書告官，言「女在，與溜兒無乾。」溜兒歸，生以琴娘配之。

生娶畢還京，恨鐵木迭兒之肆惡，糾同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，劾其「逞私蠹國，難居師保之任」。上不聽。鐵木迭兒遂謀陷生，因出生為邊方經略使。生即戎服跨馬，以肅清邊為己任。臨行，吟詩以自誓云。

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千載要流芳。

長驅直搗單于窟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生到任點軍，殘缺死者甚眾。生查其妻小遺孤，編為一冊。冊內有一人與生同里者，觀其名，即陸用也。用以狡詐主母至死，遂問軍。生以軍令取用，時用以陣亡，其妻山茶入見。生問曰：「汝夫既死，隻身何托？」山茶叩首告曰：「幸吳妙娘夫亦以販賣官鹽，問軍到此，今其夫亦戰死矣，而妙娘尚有私蓄，是以相依在此，苟全性命。」生曰：「妙娘湖上之恩，乃我再生之主也。」即令人見。時分雖尊卑，而情同離合，會晤之頃，不覺淚下。生問妙娘：「歸否？」妙泣曰：「恨無路耳。」生乃匿以為妾；山茶則以秀郎配之，將名概除之，以絕查究。妙娘曰：「妾少為情客妻，壯為軍人婦，年逾三十流落於此，幸君帶歸，不死足

矣，敢奉衾枕耶？」生曰：「吾為重臣，美女如族，非愛卿色也。第卿乃始交之人，又有湖上之惠，豈為薄倖郎，身貴便忘賤耶？」是夜，挽妙娘同寢，喜甚，作《重疊金》詞：

少年一枕吳歌夢，春光怕泄驚相送。許久憶芳容，相逢湖水中。 贈金知惠重，銘刻心嘗頌。今日是天緣，難將貴賤言。

生即得妙娘，即起馬巡邊，梯山航水，自北而南，名震蠻夷，威如雷電。一日，過廉、竹所流之地。廉夫人岑氏、竹夫人鬆娘已疾故矣，所存者，玉勝、驗紅及各婢耳。見生至，皆放聲號哭，生亦惻然。玉勝揮淚問曰：「聞二妹、曉雲皆得侍左右，妾等不知生死，君寧忍耶？」生曰：「卿等暫止此。待還朝，當為卿復仇。卿等與貞、秀會有期矣。」勝等拜謝，祝曰：「此地非人所居，況無男子相衛，早一日歸，乃一日之惠也。」

生自戍邊，功名重天下。上頗知賢異，擢生為招文館大學士兼平章軍國中書左丞相。後以英宗被弑、迎立晉王功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太師。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，生乃劾其「誣殺忠良，奸貪不道，至陷廉、竹家小」。自是，玉勝、驗紅並兩家婢妾，皆從生矣。鐵木迭兒恨生，使其歡為御史者，亦劾生「享大爵而以事夷君為恥，詐巡邊而以故軍婦為妾」，蓋指吳妙娘也。上不聽。生喜，歸語道芳。道芳曰：「功名富貴，皆有定數，人亦何為！」時麗貞侍側，從容進曰：「妾聞勇略震王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，君之謂也。君見敬器乎？滿則覆。今君滿矣，願急流勇退，保攝天和，行歌花鳥，坐擁琴棋，不亦樂乎？」生聞之，豁然大悟，乃抱麗貞置之膝，兩臉相親，豁然歎曰：「久沉宦海，得卿提醒。大丈夫棄功名如敝屣，視富貴如浮雲，安用擔驚受恐，拖朱紫為傀儡態耶？」懇乞天恩，力求致仕，賦詩《浩然》而歸。

浩然長笑一臨風，解帶於今脫鳥籠。

此去溪山訪明月，不來朝陸拜重瞳。

詩書事業原無底，將相功勞總是空。

塵外逍遙真樂地，早攜仙侶醉花叢。

生歸，又娶美姬二人，曰碧梧，曰翠竹，及麗貞、玉勝、曉雲等共十二人，號曰「香台十二釵」。婢輩山茶、桂紅等及新進者僅百餘人，號曰：「錦繡百花屏」。■環之聲，聞於市井，麝蘭之氣，達於街衢。生每夜暮，皓齒輕歌，細腰雙舞，笙歌雜作，珍饈若山，紅粉朱顏，環侍左右，雖南面之樂，不過是也。宅後設一圃，大可二百畝，疊石為山，器籬為徑，峻亭廣屋，飛閣相連，異木奇花，顏色相照，四景長春，萬態畢集。生行游，必命侍妾捧筆硯，每至一處，必加題詠。然亦不能悉記，而吳中傳聞者，止二三詞而已。

《題繡谷堂》詞名《臨江仙》

簾捲華堂名繡谷，高山翠列如屏。四圍風送■環聲。奇花千萬種，松林兩三層。 山外有山山外水，水邊山頂皆亭。綠蔭斜徑小橋橫。眼前堆錦繡，何處問蓬瀛？

《題筠溪軒》詞名《浣溪沙》

香銷籬黃金地堂，風生水樹竹涼涼。小窗飛影印池塘。 浪潑春雷魚欲化，竹圍山徑鳳來翔。暑天水簾即瀟湘。

《題曲水流觴》詞名《天仙子》

春曉轆轤飛勝概，曲曲清流塵不礙。玉龍昨夜臥鬆蔭，雲自蓋，山自載，偃仰屈伸常自在。 浮觴更把蘭亭賽，別是人間閒世界。恍如仙女渡銀河，溪雖隘，行偏快，只用先生長坐待。

園內鑿池，僅百餘畝，內設六島，每島皆有樓、台、亭、榭，其制各異，石橋相連，下可舟楫，謂之「西池六院」。一院則使二妾居之，二妾則使六婢事之。每院笙歌，晝夜不絕。

一夕月夜，生與道芳駕小舟遍遊池島，命各院八窗洞開，垂簾明燭，簫鼓低奏。清風徐來，水月相蕩，時執棹者吳妙娘也。生命為吳歌，隨波宛轉，聲若洞簫，各院皆以清笛應之，儼如鶴唳鬆梢，不覺塵骨皆爽。生樂甚，命酌酒，與道芳對飲。因舉手托道芳腮，戲曰：「今夜夫人興動矣。」道芳正色應曰：「夫妻相敬如賓，何戲狎如此！」生曰：「夫人乃鐵石人耶？」舟過一院，匾曰：「碧香瓊館」，貞與雲所居也。生因以手招貞，貞與雲登舟。生曰：「才得罪夫人，二卿為我謝之。」貞舉爵勸道芳，芳卻之。貞跪下，芳急扶起，曰：「貞姐自重，即當強飲。」繼而，曉雲亦舉酒跪奉。芳亦扶起，謝曰：「量不能矣。」生笑曰：「量頗容人，乃不能容酒耶？」芳又強飲之。西南一院，隔欄遙呼曰：「妾未嘗見夫人飲，願下執壺。」生視之，乃玉勝、金園也。令取小舟渡至。亦各捧酒奉道芳，芳力辭。玉勝、金園勸曰：「妾等樗材，恩承賤木，久涵飲德之恩，恨無涓滴之報。今借花獻佛，望夫人少飲。」生亦勸曰：「來意至誠，亦當少進。」道芳乃啜其半。復強飲之，不覺香肌醉軟，睡態漸增。生命臥榻設重茵繡枕，扶道芳寢。乃與麗貞推篷坐月中，飛觴浪飲，縱橫遍遊各院，笙歌愈覺嘹亮。生曰：「與卿等聯句可乎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

筵開畫舫夜初長（生），絕勝當年醉白堂（園）。水底明月斜轉影（勝），至連新月細生光（貞）。詩盟不就君須罰（雲），

……

生抱雲戲曰：「卿今夜欲罰我乎？尚記得床後小軒不能禁否？」雲笑曰：「此為驗紅所誘耳。」生以手插入雲懷，摩弄其乳，春興勃然，欲狎雲於坐中。雲曰：「夫人在坐，願公少待。」生曰：「汝畏夫人乎？我當先狎夫人。」乃舍雲而就榻，將欲解道芳衣；生醉後性急，忽動道芳佩玉一聲，道芳驚醒。生抱而戲曰：「如此良夜，適興何妨。」道芳起坐，曰：「侍妾滿前，明月照目，不意海內名公、朝廷重宰，乃兒戲一至此耶！」生不答，惟求相合。道芳怒起，拂衣登岸。貞等勸生曰：「夫人性重，欲與聚首，在妾院中可也。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率貞等邀道芳同宿，使眾妾即環侍左右。明日，生酒醒，但見玉人如砌，香霧衝簾，生心蕩然。恣意縱欲。芳諫曰：「公非少年矣，願當自惜。」生笑曰：「老當益壯，何惜之有？」

自是，淫樂無所不至，或吟詠，或局戲，或清淡，皆與眾妾在焉。一日，月上忘歸，嘗有詩云：

共榻清談花霧濃，並頭聯句月明中。

起來一笑同攜手，繡谷堂深燭已紅。

或宿一院，則各院送茶，婢輩皆待生睡，方敢散歸。或生少出，則各院明燭待之，香薰翠被，任生擇寢。或生浴，則眾妾環侍如肉屏。或天寒，必三妾共幔。生之家事，各有所司，生不自與，惟吟風弄月、逍遙池島而已。

一夕中秋，月明如晝，生方與眾妾泛舟，忽見西南祥雲聚起，鸞鶴旋飛，空中隱隱如有鼓吹。頃間，紅光照水，香氣逼人。生與芳等視之，見一女子立涯上，呼曰：「祁君，妾復來矣。」生停舟相接，乃玉香仙子也。玉香自袖中出丹一帖授生，且曰：「令家人分服之，皆可仙矣。況道芳乃織女星，貞乃王母次女也，餘皆蓬島仙姬，不必盡述。今俗緣已盡，皆當隨公上升。」言畢而去。

生自是飄逸有登天之志，絕欲服氣，還精固神，舉足能行空，出言可以驗禍福。人皆異之。後攜芳、貞等人終南山學道，遂不知所終云。